

年味悠长

邵念荣

小时候,家里贫穷,人口又多。逢年过节,就像家里来亲戚,“喜鹊叫,亲戚到,大人鼓嘴丫头笑”。对家长来说,过年是一道关,所以叫年关。

平时是没有新衣服买的,到了过年才会提早扯点布料给裁缝做。凭票供应的年代,有“小孩小孩你莫哭,派你布证一尺六”的说法。姊妹多有一个好处,平均养育成本较低呢。一条裤子,老大穿了给老二,老二穿了给老三,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再三年”。除了老大,谁的衣服没补丁,谁就得父母的宠。做父母的,也想把“一碗水端平”,没那个条件。

蒸馒头是件很严肃的事情,不能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孩子一高兴就说大白话,一不小心说错了就会挨打,说是提前给“压岁钱”。也不仅是蒸馒头,进了腊月,直到整个正月,都要谨言慎行,不能说“完了、没了”之类的话,更不能“能人多劳”,打碎碗碟,或是其他可能带来“晦气”的事情。也许是图个节庆,穷人无灾就是福啊!小孩的嘴哪能管得住,所以,请人写春联时一定要写上“童言无忌”,或是“姜太公在此,百言无忌”。据说,女人是“阴口”,也不宜多说话。到了除夕,要贴好春联,搓好汤圆,然后用红纸封好门后守岁,等待新的一年到来。那时有三十晚上爬门头的说法,有说是矮个子可以长高,还说小孩子可以管住以后床。

有一年大年初一清早,母亲正准备去煮汤圆,发现汤圆不见了一大半,仔细一看,才知道是被老鼠搬走了。老鼠调了“兵力”,可能忙了一个夜晚。贫穷的光景,老鼠也来凑热闹,过个年不容易。据说,那一年,家里运气果然不好。过年,特别是年初一清早发生的事,是否带有全年运局的某种预示,不得而知。

同样是大年初一,刚放完鞭炮,一家人吃完汤圆。自家养的猪从猪圈里跑了出来,到人家的麦地里“开荤”。父亲带着四姐、五姐一起去追赶。麦地里积雪泥泞。父亲跑得急,一个趔趄摔了一跤。冬天衣服穿得多,父亲那一跤跌得并不重。然而,就在那一年,父亲生病了,四姐也生了病。本来生活就很窘迫,加上接连有人生病,那一年,家里人没过几天安宁的日子。

我初中没读完的时候,父亲已经退休了。住在乡镇卫生院门口的宿舍,顺便开了一个窗口,卖点日用品。怕有小偷,除夕夜里,父亲安排我“值班”,连续几年我一个人到医院家属区度过了除夕之夜。我远远地看着别人家升腾的烟火,听着邻居家欢聚的碰杯声。热心的护士姐姐叫我去她们家看春晚,给了我些许温情和安慰。

年初一的清早,彼此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吵醒,

我步行几公里回老家吃汤圆。沿路看到家家户户门前的鞭炮碎屑,人们挨家挨户祝福新年,大姑娘小伙子开始结对上街市。从集镇到村组,我可以留意观摩不同人家的各色春联,大多是手写的,大多出自村里的“土秀才”之手,印象最深的,应该是天增岁月人增寿,神受香烟人受福。当然,那时还有人沿用中国第一副对联,那是后蜀孟昶撰写的: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。

家里条件因为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。馒头不用蒸了,姐姐们家里做好顺便送过来。糯米面、炒米也是姐姐家里做好送过来。豆腐准备两天的就可以了,随时可以到菜场去买。肉坩子也是街上专门可以买到的,也可以买现成的肉馅自己家里做,油炸或者是水余。至于糕果瓜子之类,也是提前在街市上买好就可以了。到了年初二,姐姐们还是一起回娘家拜年,和睦了很多,大家都开心,喝了酒也少了争执。

过年,已经不是简单地度过年关。亲情需要走动和包容,岁月让人逐渐懂得珍惜。

写春联、贴春联,寄托着我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和对父亲的深切的怀念。直到现在,我每年都会贴春联和挂浪。在一首诗歌《挥春,让我想起您》中我写道:

“每逢辞旧迎新的时节/在千家万户忙年的时候/挥春,让我想起您/想起您手把手教我的场景。您买来全开的大红纸/铺平、剪裁、折叠/四言、五言、六言/您用生锈的刀,刻出挂浪/您用私塾先生的欧颜笔法/写下,神受香火人受福/写下,青菜豆腐保平安/写下,童言无忌,六畜兴旺……”

在老家过了28个年。成家后,带着父母在我工作的那个城市只经过一次过年。

在淮安大治路和引河路交界的北京新村单元楼,那是我新婚后的第一个春节。我接父母二老来一起过年。本属同一座城市,过年的基本风俗都是按照老家的。能买的都从超市里买来了,煤气灶替代了蜂窝煤炉,更是少了农村柴火灶的烟火气。

我经常想起乡下过年前的热闹场面。自己



龙吟长歌 张德娜 作

家杀猪在当时可谓蔚为壮观。通常是几个壮汉把猪捉来,按住,杀猪的对着猪脖子一刀捅进去。一声低沉的嚎叫,又仿佛深陷绝望的一声叹息,猪就一命呜呼了。

那时候没有统一屠宰政策。家里自养的猪自家杀,一定是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了。即便是亲戚朋友分猪肉,也基本不是白送的。不管如何,过年能杀一头猪,一定是年味十足,足以令人垂涎三尺!

自从来到广东,已经二十多年没回老家过年了。不能回老家过年自有遗憾,可是真正回去过年,也已经不习惯。南粤的冬天一开始已是春天,因为暖和,常常“暖不思楚”。有了孩子,也许“家”就真正变了,原来的家变成了“老

家乡年景

马晓燕

干,磨成粉浆,煮至黏稠,晾凉后用手团捏成圆柱形状,最后放入锅内煮熟。我总是一步不落地跟在奶奶身边,每个环节都不舍错过。待最后揭开锅盖,那黄灿灿、香喷喷的米豆腐跃入眼帘,扑入鼻孔,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愉悦啊!我时常连手也不洗,猴急地抓起一块滚烫的米豆腐,掰一块放进嘴里,烫得“丝丝”直叫唤,奶奶心疼得连连叫我吹吹再吃。母亲曾尝试做过几次米豆腐,切不成片,要么碱味重、口感差。奶奶说母亲还太年轻,火候还不到。奶奶故去后,那味道留在了记忆中。

山村过年的热闹欢腾劲,往往从天麻麻亮、公鸡打鸣就开始了。男人们准备好招待客人的花生、瓜子、烟叶、糖果什物。女人们则叫上姑娘,系上围裙,走进厨房,按照头晚和男人罗列出的菜单,使出看家本领,做出一两桌丰盛的团年饭。山村的年夜饭一般是八菜一汤,与乡下婚娶同样的排场。这时候,谁家的年夜饭若想色香味俱全,就要看这家女主人的功夫,这也成了村里女人暗自比拼和较劲的舞台。村里每家女主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,都会使出看家本领。有心机的,几天前就得回趟娘家,讨教些做年夜饭的绝活。这可乐坏了老人和孩子们,这个时候,在他们眼中,原本不太中意的儿媳妇也变得贤惠、能干起来,原本严厉的妈妈竟然是这般善解人意,一年的所有不快均烟消云散。

大人们最开心的是大口喝着苞谷酒、高粱酒,条件好

的家庭会买上几瓶文君酒,大块吃着肉,不时吸上几口叶子烟。我们最快乐的则是除夕。早已缝制好的新衣、新鞋美滋滋地穿上,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放爆竹,还能拿到父母和亲戚们给的压岁钱。我最盼望的是吃完年夜饭,跪在堂屋簸箕上,规规矩矩地向长辈们磕上一个头,从长辈们手中接过盼了一年的压岁钱。这时候,母亲和奶奶端坐上方,小心地、细致地、缓慢地展开包着钱的手绢儿,给上一角、两角,最多不超过五角。乡下日子过得紧巴,平素,大人是不会给一分钱的。因此,盼过年,还盼父母领着走亲戚,能再从亲戚处收到压岁钱,那是我们的私有财产,可随自己的心思自由支配,在我看来,那是件很体面的事。

从初一到十五,是山村过年最惬意的时光。乡邻、亲友互相拜年,老人们穿着干净的衣服、叼着旱烟袋聚至村坝晒太阳,婶子们凑在一起拉家常、织毛线活、绣鞋垫、纳鞋底,叔伯们三五一堆打扑克、玩长牌,不时唠些庄稼地里的事,村里后生、姑娘、小媳妇则相约到镇上看戏、看电影。我们则如脱缰的小野马,哪好玩上哪玩,大人们这时是不会干涉和呵斥的。常常是年刚过完,就盼着来年春节早些到来。

岁月流淌,离开家乡近四十载,故土记忆也已模糊,人世沉浮也已淡然,唯儿时乡下过年时的情景,不时浮现,每每忆起,暖意阵阵。

打草包挣钱过年

管腊香

打个吨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已靠近三堡公社集镇,看看马上就要翻过运东闸大桥,离家也就十多公里了。这时想打个尖息息,把肚子填饱。算算应该是在下午二三点到家,因为我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眼巴巴等父母回家呢。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几个人,要扣板车和稻草,说还要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。父母他们几人磕头如捣蒜,好话说尽就是不同意。这时候大家一合计,想起西庄闸东队潘寿奇叔叔在三堡粮管所工作。通过他的人脉关系找公社干部,下午1点多才放行。

傍晚,三辆板车在各家人的翘首以盼

书法、写一些散漫的文字,消消停停地过着似乎缺乏年味的生活,那也是另外一种味道。

尽管每逢节日都有外出旅游的冲动,可是一想到拥堵、排队和行程中的诸多不便,就打起了退堂鼓。一大家人去国外显然是奢侈的,也不太方便。中短途的高铁票早就售罄,实名了,听说还有很多人钻了空子。自驾吧,高速免通行费,可一想到拥堵是高概率事件就望而却步。就在周边的城市,晃晃悠悠的车程,用心品味一下身边的风景。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,却对身边的美好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。

面对这样难得的长假,需要经得起诱惑,耐得住寂寞。在匆匆的行旅之中,独享寂寞何尝不是一种境界。余生还长,何必慌张。静下心来,慢慢过年。所谓宁静致远,人生的路,不管远近,无论顺逆,也不问平坦还是崎岖,都是要与人相伴的。与家人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起,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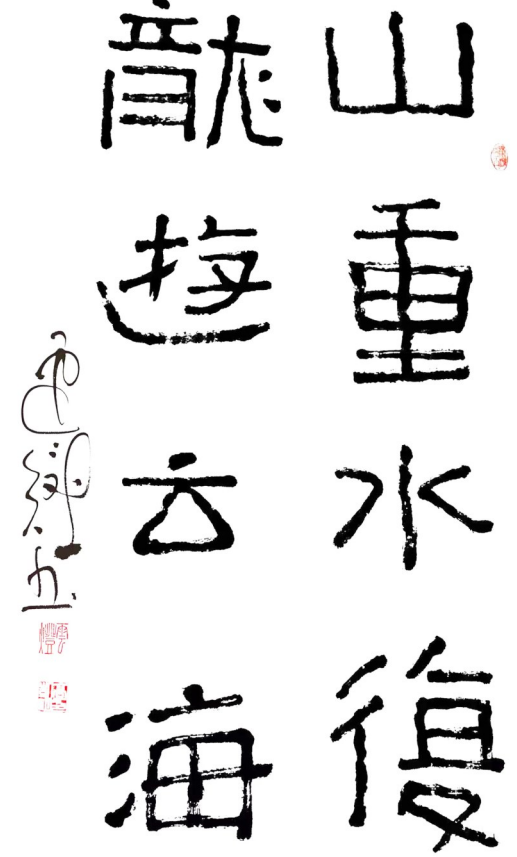
在异乡过年,老家的风俗能免就免了。没有鞭炮的连绵声响,一切安静而祥和。没有热闹喜气的年味,但内心却是受用的,这种感受也许与年龄有些关联。睡觉睡到自然醒。抛却工作和生活琐事,在小区里走走停停。紫荆花已经次第开了,不是很热闹,但鲜艳欲滴;夹竹桃正在卯着劲儿,这“红颜杀手”正在孕育花季的来临;最是那绿草丛中几朵紫红的小花,有淡淡的香味。

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。如果不是驻足留意,也许根本不会发现无名小花的美艳和清香。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花儿,不知道从何而来,却孤单地、执拗地生长,勇敢地绽放,向着遥远的天空,随着无情的风雨,不在乎有谁关注,乃至无人问津,自生自灭。这样的花儿,多像芸芸众生中的我们啊!。

过年,在一座移民城市,车少了,路仿佛宽阔了许多,心情自然比平日敞亮舒畅了许多。在这群山如黛、绿树掩映的城市绿道上步行,空气中布满甜丝丝的味道。坐在小湖边,凝视水平如镜的湖面,扔一颗小石子荡起一圈儿时记忆的涟漪。

过年,放慢脚步,沉下心来,才发现我们的近旁到处都是曼妙的风景,脚下的土地如此柔情,绿树和小草缠绵着爱意,湖面氤氲着无限缱绻,远处的群山演奏着和谐乐章。

过年,住在家里,倾听内心的独白。轻声慢语地说话,慢条斯理地生活,心平气和地梳理新年的工作,好好珍惜难得的拥有,慢慢咀嚼和享受一段难得的慢时光。岁月静好,年味悠长,一切正好。



高凯明 书



朱寿友 书